

台湾武侠小说九大门派代表作

讽世喻世派

江苏文艺出版社
台湾万盛出版公司

天龙卷

高庸
天龙卷

下



查印必究
举报电话

高庸

讽世喻世派

天龙卷

高

庸

第四十六章 张网待鱼

“网”已经张好了，可是，“鱼儿”却迟迟没有来。

两位客串店伙的银线武士眼珠子都睁疼了；从午牌二刻，直望到日落西山，始终未盼到“意中人”的影子。这件事原本就急不得；研判消息，计算行程，只知道一两天内要到。但究竟是哪一天，谁也不敢肯定，只好干等。

两人眼也花了，腿也酸了，脖子也僵了，却不敢偷懒回店里歇歇腿。怨来怨去，只怨自己命苦，谁叫自己位卑职微，仅当了个“银线武士”；要是也像“护法”或者“庄主”什么的，酒足饭饱，躲在房里拥被高卧，那该多享受……

正怨着，蓦地一阵得得蹄声来自村头！两名大汉眼中同时一亮，精神陡振。互相一打眼色，心照不宣——准是那话儿来啦！

蹄声越来越近，不多久，村子口出现一辆单蓬马车。好

家伙，还是坐车来的？两名大汉不由自主揉揉眼睛，整一整肩上抹桌布，凝目聚神而待。

那辆马车穿过大街，笔直向“宏兴栈”驶来。等天近前，两人才看出有些不像。敢情那驾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大胖子，一袭灰袍，满脸油光，面团团如富家翁；既非年近古稀的“雷神”，更不是少年飘洒的江涛，倒像是个跑单帮的生意人。

两名武士不禁失望，刚挤出一丝苦笑，马车支“嘎”地停在了客店门前。

车上灰衣胖子眯着一双水泡眼，向两人裂嘴一笑，道：“伙计，辛苦啦！亏你们马掌柜会算，竟知道我今天到？”

两名武士反倒一愣，只得也推笑问道：“您……要住店？”

灰衣胖子格格大笑起来，道：“老主顾啦！我钱某人哪一次不是住的宏兴栈？伙计帮帮忙，先把车辆安顿妥当，替我松了马勒，好好上些草料；回头我老钱请客，高粱烧、牛杂碎，少不了的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跳下车来。自顾打开车门，从里面抱出一只沉重的麻布袋，挺着肚子就向店里走。

两名武士心里一急，连忙上前拦住道：“对不起，钱掌柜，今几个店里已经客满了，实在腾不出房间……”

姓钱的胖子笑道：“那敢情好，生意兴隆啦！恭喜，恭喜！”说着，脚下不停，已进了店门。两名武士没了主意，急急又横身挡住，假笑道：“钱掌柜多包涵，实在没有余房，这是真话。”

姓钱的胖子把麻布袋轻轻放在地上，纵声大笑道：“谁说假话了？二位大约新来，不认识我老钱。你去问问马掌柜，没客房有什么要紧！再挤，也得让我老钱在内掌柜炕上宿一晚。哈哈！”

两名武士望望柜台后的马回回，却见马回回也是一脸困惑之色。姓钱的胖子接着又道：“怎么了？老马！是不是发了财，雇了新伙计，连老朋友也不认了？”

马回回急忙欠身，讷讷笑道：“那里！那里！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

钱胖子怫然不悦，哼道：“什么只是但是，分明是看不起老朋友嘛！我姓钱的虽然没有房产开店，只好跑单帮贩卖珠宝首饰；每年都来红石堡求些薄利，可从来没吝啬过你的房钱小帐。去年秋天还见过面，今年就不认识人了么？”

马回回搜索枯肠，始终记不起这么一位珠宝客人，却又不便否认，只得陪笑道：“钱掌柜，您别生气；新旧都是客人，绝没有把财神爷往外推的道理。可是，今天店里确实没有空房了……”

钱胖子把脸一扬，道：“那可不成！回回村里就只有宏兴栈一家客店，你叫我今儿晚上住在哪儿？”

马回回连连哈腰赔礼道：“老主顾啦！请多包涵。不瞒您说，今天实在太不巧，店里多来了几位客人；房间不够，小的家眷都搬回娘家去了。您要是不信，可以亲自去查看查看……”

钱胖子摇头道：“我偏不信，平时鬼不上门的，今天会成了凤凰窝不成？”说着，果然一间间查看起来。

店里客房总共五间，其中四间房上都挂了“有客”的水牌；只有最里一间门上空着——那本是“鱼网”中的“钓饵”，特为江涛和雷神准备的。

钱胖子推开房门，登时发了火，怒声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房里没有客人，门上没有水牌。马掌柜，你这不是欺侮人吗？”

马回回被他骂得哑口无言，两名假扮“店伙”的银线武士却忍不住了，正想毛脸动粗；隔房房门忽然“呀”地打开，“笑面无常”屠开方缓步踱了出来。

屠开方面善心恶，脸上总是笑嘻嘻十分和蔼。这时装着宿醉初醒，目光一扫那姓钱的珠宝商人，回头却责怪马回回道：“店家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！既有空房，便该接待客人，怎么可以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？”

马回回张口结舌道：“可是……”屠开方截口道：“不管是谁预订的，谁先来，就该谁住。何况你事先未悬水牌，情理已亏，殊非待客道。老朽说句公道话，房间先让这位钱掌柜住下；等客人来时，再想别的办法。”

房间空着是他的主意，这时候说“公道话”又是他。两名武士固然傻了眼，马回回又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好在解铃人是系铃人！马回回得了钱财，自然唯命是从。当下顺水推舟，将姓钱的珠宝商人让进房里，端茶送水，殷勤招待。

钱胖子对屠开方好生感激，拱手称谢道：“多承老人家仗义执言。小可钱通，敢请老人家赏脸同饮一杯，聊表谢意？”

屠开方笑了笑，婉拒道：“彼此都是出门在外的人，钱掌柜不必客气；还是早些休息吧！别耽误了明日红石堡的买卖。”

钱通再三表示感谢之意，见屠开方不肯，只得罢了。自将那只沉重的麻布袋抱进房里，吩咐切三斤卤牛肉、打两四高粱烧，自酌自饮起来。

屠开方抽身来到外间柜台，沉声询问马回回道：“你认不认识这姓钱的商人？去年他真来过吗？”

马回回摇头道：“不瞒老客您说，小的实在记不起来了，只觉面生得很！”

屠开方微微一笑，自语道：“这叫做‘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闯来’。管你是真正商贾也好，不是也罢，今天却饶你不得！”于是，唤过两名银线武士吩咐道：“你们一个仍去店外守望，随时报讯；另一人去厨房取一壶热酒来。”

两名武士受命而去；片刻之后，热酒取到。屠开方探手入怀，从贴身内衣袋中掏出一个精致的锦盒，里面是个拇指般大的小磁瓶。屠开方小心翼翼拔开瓶塞，轻轻弹了一些粉末在酒壶里，收好磁瓶，阴声笑道：“就算他是大罗神仙，这一撮‘毒蛾散’也够他消受了。老夫正欲找个试药的人，他来的恰是时候。”语音微顿，挥手道：“把酒给那位姓钱的送去，就说是马掌柜免费奉赠，以表接待不周的歉意。”

马回回情知那药粉多半是毒药，登时吓得变了脸色，颤声求道：“小的只有这间小店，千万出不得人命……”

屠开方阴恻恻笑道：“你要是不愿意，老夫也可以请你尝一些，如何？”马回回一触他脸上笑容，情不自禁一阵颤抖，连忙垂下头去……

所谓“毒蛾散”，乃是天南三鬼采集一百零八种奇毒飞蛾，取翅上毒粉，精心配制而成。无色无味，入水即溶；浅浅一小撮，可毙百匹健马。其毒之烈，不难想见！平常人只需一丝入口，万无生理；如果是内功修为精湛的武林高人，中毒后亦难活过一个对时。纵然期内取得解药，一身功力也将永远散失，从此不能再练武了；所以又名叫“百毒散功粉”。

三鬼自从制成毒粉，就投身天心教，一直没有机会使用。其间副教主雪姑奉命暗算飘香剑聂云英；三鬼为求邀宠，特意赠送一瓶；果然使聂云英饮恨石室，成了大功。

这一次屠开方受命参与白龙山截击雷神董千里和江涛，

自忖不是雷神之敌；故而布设陷阱，准备下毒。不想这姓钱的珠宝商早不来迟不来，偏在紧要关头自投死路！屠开方阴残成性，正好拿他先做一次药效试验，所以才假作好人让他留宿下来。

那姓钱的胖子大约颇嗜杯中物；见马回回特地赠酒赔礼，满肚子不快立化乌有，连声笑道：“不敢当！不敢当！老朋友嘛，谁还不知道谁的脾气？怎好叫他破费？”

送酒的银线武士把热酒放在桌上，顺手取走了无毒的余酒，笑道：“咱们掌柜小小一点意思，钱掌柜别客气，先喝着；等咱们掌柜忙过这一阵，就来相陪。”正待告退，钱胖子一把拉住道：“伙计，你先别走。来来来！这算我老钱借花献佛，咱们干一杯。”

送酒武士大吃一惊，急道：“不成！小的还有活儿等着，不敢喝酒。”

钱胖子道：“怕什么？马掌柜面前有我老钱担待，你只管放心喝，误不了事。”

那送酒的银线武士说什么也不肯，慌忙摆脱了纠缠，夺门而出。只听钱胖子在房中自语笑道：“毕竟是新来的生手，胆子真小！喝酒嘛，怕个什么劲？又不是毒药。”接着，又听见酌酒的声音。钱胖子自酌自饮，口里哼着小调，边吃边唱道：“一呀一更里，月儿上了窗。叫一声奴的哥，你呀你别忙……呕！这酒好辣……二呀二更里，月儿照西厢，问一声情郎哥，你心里呀想不想，别那么急色样呀……妹妹心发慌……哎哟！肚子疼……了不得啦！救命呀——”唱着唱着，惨叫倏起！‘当’地一声，酒杯落了地。

那银线武士心头狂跳，拉开房门一看；钱胖子已经捧腹

滚倒地上，嘴角血水殷殷，四肢抽搐，眼看就要断气了。

屠开方和甘平、陈鹏都闻声而至；见此情景，不禁轩眉笑道：“果然效验如神！哈哈！董老儿，这就是你的榜样……”笑声未毕，突见那在店外守望的银线武士仓惶奔了进来，低叫道：“不好了，来了！来了！”

陈鹏回头叱道：“什么来了？不许大惊小怪，慢慢地说！”

那银线武士指着店外，喘息道：“雷神！还有姓江的少年——”

众人猛地一惊，陈鹏急问道：“还有多远？”

那银线武士道：“已经进了村口啦！”

陈鹏倒吸一口凉气，回顾屠开方道：“怎么办？这具尸体……”屠开方沉声道：“休要慌张，仍照原计行事。先出去一个人拦住他们，尽量拖延一下。”报讯的武士匆匆应了一声，飞奔而去。

屠开方目光一瞬，诧问道：“黎统领到哪儿去了？”

另一名武士答道：“黎统领午间出店踩探村中形势，尚未回来……”

屠开方挥手道：“那就快把尸体藏在黎统领床上，这儿尽快清理。等一会儿分一个人去寻黎统领，要他千万谨慎，暂时不可回店；以免被姓江的小辈识破，反误大事。”

众人七手八脚，藏死尸、擦血迹，清理桌上残肴，忙了个不亦乐乎！

刚整理完毕，屠开方和“九指无常”甘平、五槐庄主陈鹏仍按原订计划，分别退匿房中，两骑健马已到店门。马上一老一少，老的铜铃眼、雷公嘴；小的儒衫飘逸，英姿逼人，正是雷神董千里和江涛。

“店伙”含笑迎上前去，拢住马缰道：“二位大爷，天色不早啦，落店休息吧！”

董千里举目望望天际，笑道：“真的，不知不觉，天都快黑尽了。”

江涛轻问道：“伙计，这儿离红石堡还有多远？”

“店伙”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此地叫‘回回村’。二位若欲往红石堡，那更须在小店歇一宿，今天是不能去红石堡了。”

江涛讶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店伙”陪笑道：“红石堡一向日落闭堡，不容人进出；必须等明天日出以后，堡门才会开启。”

董千里点头道：“这倒是实情。反正不急，咱们就休息一夜，明天入堡也无妨。”

江涛道：“晚辈心急如焚，恨不能今夜就往求见……”

董千里笑道：“你不知道潇湘女侠林素梅的脾气；像咱们这样冒冒失失赶来，就算在白天，还不一定肯见不肯见。要是夜里闯去，那就更别指望见到了。不如忍耐一夜再去的好！”

江涛叹了一口气，默然下马，“店伙”立即接去缰绳。

老少二人并肩跨进店门，柜台里的马回回心惊肉跳，强笑招呼道：“老客……请……请坐……”话声颤抖，笑得比哭得还要难看。江涛低头沉吟，并未注意；雷神董千里却眉峰一皱，冷冷道：“这位掌柜，好像不太愿意招待咱们，是吗？”

马回回骇然失声，连忙摇手道：“不不不！老客不要误会……”

董千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那干嘛做出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模样？”

一名“店伙”含笑接口道：“老客您误会了，咱们掌柜是

本地回民，天性耿直，不大懂待客的礼貌……”

董千里截口道：“这么说，你倒是外地人？”

“店伙”一怔，脸色微变，忙道：“小的也是本地人，但从小流浪外乡，走过水陆码头，比咱们掌柜见识略广一些。嘿嘿！请老客您多多指教。”

董千里冷笑道：“原来你是见过世面的人物……”

江涛低声劝道：“老前辈，何苦跟一个客店掌柜呕气？瞧着不顺眼，咱们就别住店，索性赶去红石堡算了。”

董千里怪眼一翻，笑道：“我老人家却有个怪脾气，越瞧着不顺眼，越想多瞧几下。咱们今夜住定了，伙计，有干净上房没有？”

“店伙”急忙笑道：“有有有！还留着一间最好的上房，老客您请去看看。”

董千里点了点头，傲然举步进入后间通道，临去深深扫了马回回一眼；马回回哪敢作声，垂臂俯首，强忍住内心惊惧……

第四十七章 图穷匕现

客房中业经整理，尸体移去，残余的酒菜也打扫干净了。如果以“陈设”来评论，这间卧房，的确是这宏兴栈里最好的一间。

董千里颌首表示满意，笑道：“想不到一个小客店里，还有这样干净整齐的房间。娃儿，今夜你可以舒舒服服睡一觉，养足精神，明天红石堡只怕要费些唇舌呢！”

江涛转询“店伙”道：“同样的房间还有没有？咱们有两个人。”

“店伙”陪笑道：“实在很对不起！小店本小屋窄，房间比较少，今儿偏巧又多来了几位客人。这间房是小店唯一双床客房，也是最干净的，两位老客就委屈一夜吧！”

江涛皱皱眉头，董千里却笑道：“挤就挤一夜啦！好在有两张床，咱们吃过晚饭，你不妨先休息；我老人家还得出去

转一转，回来总得半夜了。”

江涛诧道：“老前辈欲去何处？”

董千里道：“我想先去探探红石堡的动静，以备明天入堡时参酌办事。”

江涛道：“这件事应该由晚辈去……”

董千里摇手道：“你是明天的正客，不宜事先露面；否则，会使林素梅留下坏印象。”接着，回头吩咐“店伙”道：“去替咱们弄些酒菜，送到房里来。”那“店伙”喜不自胜，喏喏连声而去。

“笑面无常”屠开方躲在隔房，利用壁间缝隙，暗中辨认确切，心里也欣喜不已。趁雷神董千里和江涛在房中盥洗更衣的当儿，悄悄拉开房门，潜入店后厨房。

厨下酒菜早已备妥，屠开方取了一大一小两把酒壶，先将小壶内酒液倾去少许；然后将整瓶“毒蛾散”，全都倒入较大的壶中，举壶摇匀，得意地笑道：“‘闰’已死，‘神’将亡。从今以后，十三奇该改称十一奇了。”

那名假扮店伙的银线武士不解地问道：“屠护法为什么准备大小两把酒壶？”

屠开方笑道：“雷神董老儿是老江湖，对付他不能不特别谨慎。等一会你送酒去时，记住先送这壶无毒之酒给他；壶小酒少，董老儿必然不过瘾；待他再叫添酒，就将有毒的一壶酒送去。趁他薄醉微薰，不易察觉。”

那武士大感佩服，含笑道：“毕竟是屠护法思虑周到，这一来，不愁他不上当。”

屠开方却肃容道：“不过，你切记要当心，不能把酒壶弄错了。老夫等虽在隔壁，因为都不便露面，全要你独自小心

下手。事成之后，论功行赏；老夫少不得在教主面前重重保举你，让你调入总教，晋升金线护卫；也许能赏你个副统领或队长什么的差事。”

那银线武士连忙躬身道：“谢屠老护法提拔！”

屠开方矜持一笑，道：“等老夫先回房，你再送酒菜去。同时，别忘了分别通知甘护法和陈庄主，就说是老夫的意思，要他们只在房中静待变化；董老儿没有倒下去以前千万不可鲁莽行动。”

正说着，另一名奉命寻找黎元申的银线武士也匆匆返店，回报道：“村子里都找遍了，不见黎统领的人影。”

屠开方沉吟片刻，冷笑道：“也好！眼看大功将成，他不在场，事后可以少一个分功领赏的人。你不必再去寻找了，只负责监视住那姓马的店主，不准他或任何人擅自进入后面客房；事成后，更不可放他离去，务必杀了灭口。”

天已入夜，人声渐寂，宏兴棧内开始弥漫着阵阵杀机。

“笑面无常”屠开方、“九指无常”甘平和五槐庄主陈鹏各自屏息凝神，倾听双人客房中动静，心里都有难以描述的紧张和激动。这不为别的，只因雷神董千里的名头太大了！“毒蛾散”虽然无色无味，万一举止神情方面露出什么破绽，挑起一场血战，谁也难预卜胜负存亡。

店主马回回更是惊惧交集，冷汗遍体。他本是安份百姓，如今店里已经藏着一具死尸；假如再出两条人命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！即使赏赐再厚，至少回回村是不能安身了。想到今后势将背井离乡，飘泊天涯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惶恐和焦急。

在一个善良回民的心目中，谋命杀人，罪恶重大！生前从不犯案遭报，死后也会领受严厉的惩罚；灵魂永坠地狱，不能再入天堂了。

马回回真想通知客房中的雷神和江涛，叫他们千万不能喝酒，赶快逃命……又想趁血案未发前，自己偷偷躲开是非之地。但是，这两项愿望他都无法实现；几次站起身来，又被那监视的银线武士怒目叱止，颤抖着重又坐下……

整个“宏兴棧”内，只有雷神董千里和江涛两人毫无所觉，仍在房中商议着第二天拜访红石堡的细节。

那名假扮店伙的银线武士把酒菜送进客房；董千里一眼瞥见酒壶甚小，登时不悦地道：“这点酒，浸豆子喂牲口都不够，你是怕咱们喝了酒不给酒钱吗？”

“店伙”忙笑道：“老客说笑话了。是小的怕老客您等不及，先送一小壶来，厨下正烫着哩。您老一边喝，小的再给您添就是了。”

董千里挥手道：“拿回去，换大壶送来。像这样小的酒壶，没的叫人瞧着生气！”

“店伙”不敢违拗，只得连声答应，退出房外。却在心里骂道：“这真是阎王注定三更死，不肯容人到五更！老鬼大约是等死等急了，大爷就成全了你吧！”匆匆回到厨下，取了那壶有毒的酒。走到门外，心里又不免迟疑；揭开壶盖闻了闻，酒热气香，毫无异味；想尝一口，又不敢。耸了耸肩，硬着头皮送了进去。

这一次，董千里比较满意了，笑道：“伙计，你别在这儿伺候，再去厨房多烫些酒。照这种大壶，先送十壶来。”

“店伙”口里应着，却不肯离去；一面斟酒，一面陪笑道：

“您老放心喝，厨下已经在准备了。知道您老海量，酒尽够的。”

董千里微微一笑，也未再催促；举起酒杯凑在鼻前嗅了一下，又凝目注视杯中酒液的颜色。片刻，才哂笑道：“嗯！还不错，味正色清，大约酒内不会有蒙汗药，可以放心的喝了。”

那“店伙”骇然大惊，失声道：“老客别开玩笑，小店是安份人家，担当不起！”

董千里哈哈大笑道：“话不是这么说，出门在外，凡事总得当心一二。其实，纵有迷药，咱们也不怕。不过你们那位掌柜的神色有些不对，难免使人生疑。”

“店伙”暗中抹了一把冷汗，尴尬地笑道：“老客错怪了，咱们掌柜的不擅言词，却是个道地的好人。”

董千里道：“世上面善心恶的人多的是，不能不防着些。”

那“店伙”连忙岔开话题道：“您老喝酒吧！别等酒凉了容易伤胃。”

董千里笑道：“这话很对，洒凉伤身。娃儿，来！咱们干一杯。”

两人刚举杯欲饮，忽然听见一声呻吟，似有人在低叫道：“唉哟！肚子好疼啊——”

江涛一怔，停杯诧道：“咦！好像是谁在呼痛？老前辈听见了没有？”

董千里道：“的确有人呻吟，而且就在左边隔房。伙计，是不是客人得了急病？”

那名假扮店伙的银线武士不觉机伶伶打个寒噤。一点也不错，他也清清楚楚听见了那声呻吟，而且声音系由左边隔房传来的。左边隔房，正是留给黎元申的那一间；房中分明

是空的，只有床上藏着那姓钱的珠宝商人尸体，难道他并没有死？

他心念电转，惊惧不已，急忙顺口答道：“是的，左边房里住的客人，的确有些不舒服。午间已经请大夫诊过病，吃了一帖药，正盖着被子发汗。二位慢慢喝酒，小的这就过去看看……”正说着，还没有转身；却听见隔房呻吟变成了小调，幽幽唱道：“初一呀十五庙门开，判官呀小鬼两边排；判官手拿着生死簿，小鬼手拿着追魂牌。追魂牌上有七个字：‘作恶报应及时来’！”

阴森沙哑的小调，明明正是钱胖子的声音。那“店伙”毫发悚然，脸色大变。

接着，小调又起，唱道：“阵阵呀阴风滚黄尘，飘飘呀荡荡回店门。啜一声开黑店的心太狠，不该把毒酒，害我命归阴。我在那阎王殿告了一本，要和你阴曹地府对质分明。五殿阎君把罪来定，刀山戳你的肉，油锅炸你的身！管教你历尽苦刑，变牛变马变畜牲；千年万世，永不超生……唉哟！我的肚子好疼呀——”

假扮店伙的银线武士只听得冷汗遍体，心胆俱裂，猛转身，便待夺门而逃。身形甫动，雷神董千里突然沉声喝道：“伙计，往哪里走！”

那武士凜然却步，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只是……到隔房……去看看……”

董千里冷笑道：“不用急，先把这杯酒喝了再去也不迟……”

那银线武士情知败露，拔步便奔。才到房门口，突觉劲风迫体，“肩井穴”已被董千里一把扣住！但听喝声震耳：